



李庚希： 金鸡奖最佳女主角



天天娱评

□张莹

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日前颁发，2000年出生的李庚希打败马丽，获得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，令很多人大呼意外。

记得2018年新年伊始，“00后粉墨登场”成为圈内时髦语汇，那一年，他们18岁，00后成年啦！2022年，00后大学毕业走向社会，“整顿职场”又成了时髦话题，所以，当“00后”获颁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，不出意外又有了新卖点。

李庚希凭借电影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在金鸡奖评选中脱颖而出，她在影片中饰演患尿毒症的凌敏。凌敏和吕途（彭昱畅饰）因为凌敏的一次特殊“征婚”走在了一起，她在每周要经历三次透析，生活对她而言，充满了无尽的痛苦与折磨，她从未放弃过对生命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影片以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，展现了他们在病魔面前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。

应该说，两个年轻人演得都非常到位，彭昱畅搭档李庚希，两个人自然松弛的演技，感人至深。李庚希在影片中饰演的病人毫无违和感，她治疗时脸色、嘴唇、表情，瞬间把人代入一个年轻人面临的困境，表演非常细腻，并没有模式化地表现坚韧与乐观，而是在一举一动、写满故事的眼

神中，将人物的坚韧呈现出来。为了演好凌敏这个角色，为了在心理上更贴近凌敏，李庚希多次去医院观察患者，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。

我早就关注李庚希这个小演员了，她在《小欢喜》中和小陶虹争吵的一场戏，简直炸裂，她把高中生面对母亲的高气压养育下，那种乖巧、压抑，最后放弃名校去学了自己喜欢的专业的情节，表现得直击人心。当时就很喜欢她，觉得这是一个有天赋、可塑性强的未来之星。

因为是最年轻的金鸡奖最佳女主角，因为是00后，因为她的对手是实力演员马丽，李庚希的获奖充满争议。但在我看来，李庚希在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里的表现，难度不低，整体塑造得立体，高过电影演员的平均水平，基本达到优秀，算是实至名归。

有六位候选演员被提名今年的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。李庚希之外，还有马丽（《第二十条》）、加华草（《洛桑的家事》）、张子枫（《穿过月亮的旅行》）、周美君（《倒仓》）、葛兆美（《乘船而去》），不难看出，从影片的影响力来看，《第二十条》最大，从演员来看，马丽和张子枫最有实力。

马丽没能获奖成为喜欢她的影迷的意难平，但在电影《第二十条》中，马丽饰演了家庭妇女李茂娟，她世俗急躁、温情善良，马丽对这样的人驾轻就熟，让整部影片充满喜悦感，我想，和李庚希比，马丽完成角色的难度低一些，李庚希胜出说得过去。

张子枫也是有实力的00后演员，这次提名的电影是根据迟子建小说《踏着月亮的行板》改编的，票房只有几千万元，并不理想。张子枫在影片

中饰演女一号林秀珊。让人惊讶的是，一向以妹妹形象出演的张子枫，这次饰演了一个妻子，可惜的是，在这部影片中，张子枫的表演并不成功，归根结底，主创团队将影片的内核简单化了，以致影响了角色的造型，张子枫饰演的林秀珊人物悬浮、虚假，像小品里的喜剧角色，很显然，这个提名只能算得上是陪跑的。

张子枫的演技一出道就很被看好。她在《唐人街探案》中饰演的思诺一角，通过一个邪魅的笑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，在电影《中国医生》中，她饰演一名因疫情失去父母的女孩，表演非常出色，在一场戏中，她通过左眼哀伤、右眼恐惧的细腻刻画，展现了角色的复杂情感，高难度演技令人印象深刻。对于张子枫来说，很尴尬的是，她还没有成功地完成一部爱情戏。张子枫如果有一部迈过爱情戏这个门槛的作品，她将前途无量。

就像当年大家翘首以盼“00后粉墨登场”一样，“00后”最佳女主角是一件好事，这两年脱颖而出的00后女演员还真不少。赵今麦，她也出演了很多优秀的影视剧，《流浪地球》《小别离》《少年派》，她身上具有阳光活力，也可以演绎忧郁深沉的角色；还有2001年出生的蒋依依，清新自然，尝试过不同表演风格；庄达菲我也很喜欢，感觉她的戏路会更宽一些，她的表演不做作，流畅自然；还有清新甜美的邓恩熙、文艺独立气质的文淇、“谋女郎”刘浩存。

从新晋“00后”最佳女主角李庚希身上，我们看到新一代演员的认知，不过于把重心放在“脸”上，漂亮不是成功的钥匙，主打一个自然，多面性，让人期待。



一期一会

□刘雨涵

按照演艺圈的所谓“玄学”定律，男演员一年“爆”一个，今年命运的转盘指向了丁禹兮。

人们口中常常提到的“待爆小生”们排排坐，作品却一个接一个“哑火”。而并不被看好的丁禹兮，用演技将自己抬“上桌”，“玄学”的底色，还得靠实力。

苦于“古偶丑男”和模版式表演已久，观众终于在《永夜星河》吃上了细糠。看之前：丁禹兮不合适，劝退。看之后：晋江文“天选男主”。

他凭一己之力，开创了“晋江演技”的新说法。那些在晋江文学中常常用到的描述，如“眸光一暗”“困兽般的眼神”“哭到眼尾猩红”“三分凉薄四分漫不经心”，在丁禹兮的演绎之下都具象化了。观众才知道，原来不是作者瞎写，而是之前的演员瞎演。

丁禹兮饰演的慕声，充满了双面性。他坚毅而又脆弱，狠辣而又天真，冷酷是他，柔情也是他，有着黑暗与光明的较量，是一朵妥妥的病娇“黑莲花”。这样的角色人设，放在其他人身上，很可能是表演的重灾区，而丁禹兮变成了自己的代表作。

剧中，他走路大摇大摆甩起马尾，充满了意气风发的少年感。让凌妙妙扯下皮带时，他委屈歪着低头的样子，破碎感拉满，仿佛一只受伤的小狗。当咬牙切齿地说出“想死”的时候，他能够做到邪魅狂狷而不油腻，五官表情拿捏到位。

还有面对妙妙时意味深长的狡黠挑眉，面对敌人时眯着眼睛的蓄势待发，被怨女控制时的阴狠猖狂，就连顶腮、刷牙等动作，在他的演绎下也不再让人无法直视。丁禹兮的每一个表情都恰到好处，既不缺一分，也不多余一分。难怪起初嫌弃他“猴系”长

丁禹兮： 靠实力『上桌』



相的人，也大发赞美：“戏外平平无奇，戏里魅力值狂飙”“七分的长相，演出十分的质感”“演技是男人最好的医美”。

凭借黑马网剧《传闻中的陈芊芊》脱离“小透明”，到《永夜星河》收拾收拾咖，丁禹兮用了4年的时间。这期间，他也在一直蓄力。腹黑又善良如韩烁，高冷禁欲如周时韫，温和傲娇如昼川，权谋深沉如沈渡，亦人亦猫如李饼……丁禹兮没有给自己的表演设限。

2020年，丁禹兮主演的古装剧《传闻中的陈芊芊》和现代剧《韞色过浓》同步开播。一位是古装架空世界里的少城主，一位是现代都市中的男医生，丁禹兮把两个角色都塑造得很清晰，是带着脑子在表演，让人看剧不串戏。这两部中小成本作品，让大家看到演艺圈又多了一位可塑之才，丁禹兮也成为那一年的“五月男友”。

那是丁禹兮入行的第三年，一炮而红，黑马出圈，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是足够幸运的。那时的他却陷入了焦虑之中。“原先的

焦虑是，我这么演，大家会不会认可？现在我的焦虑是，我这么演，大家会不会猜到？如果观众都能猜到我会这么去演，我就会觉得那没有什么意义。”他惧怕“套路化”的演技，逼迫自己寻求突破，发挥出新鲜的东西。在看韩剧时，他看到女主角在难过时会捂住耳朵，这样的肢体表达让丁禹兮感到新颖。“对我而言，不停尝试才是一种更加舒适的状态。”

《大理寺少卿游》中，丁禹兮在剧中饰演半人半猫的李饼，歪头、龇牙、伸懒腰、挠下巴，还有同款猫蹲，演活了“猫里猫气”。《长乐曲》中，丁禹兮饰演权臣沈渡，同样是走路姿势，与慕声的少年意气不同，沈渡步伐缓重，年龄感一下子就增加了十岁，判若两人。

就连“扑街”的《七时吉祥》，观众对于丁禹兮也是喷不了。他的用情至深，他的伤心欲绝，都能把观众的情绪调度起来。奈何镜头转到女主角，对方一副好像没有睡饱的空洞眼神，让人一下子情绪断裂，立马又

出戏了。对手演员接不住戏，丁禹兮空有好演技，也只能被辜负了。

去年，丁禹兮还接拍了刑侦剧《黑白森林》，走出了自己一直所在的偶像剧舒适区。没有了所熟悉的表演习惯依傍，丁禹兮用最朴素的笨办法找到创作方式：反复盯着监视屏，现学现问。

丁禹兮很早就发现了自己对于表演的兴趣。高二时，他在一次广告拍摄中担任群演。后来，他又去找了很多群演的活，丁禹兮发现，自己总是能在一群人中最先被挑出来。2017年，22岁的丁禹兮正式入行拍戏。2019年，他在演员品训真人秀节目《演员的品格》中拿到了总冠军。节目中，丁禹兮曾身着夸张戏服模仿“斑马”，也演绎过邋邋而身材走形的宅男。2020年，观众先是在古装剧《清平乐》中看到了丁禹兮所饰演的苏轼，他演出了文人的书卷气息。不到一个月，他主演的《韞色过浓》和《传闻中的陈芊芊》前后脚播出，一个“小红”，一个“小爆”，丁禹兮自此在演艺圈拥有了自己的姓名。

丁禹兮是很“听劝”的艺人，被吐槽嘴凸，他就去整牙；被嫌弃指甲不好看，他就去做建构。有网友说：“丁禹兮一直在为了能做演员，好好学习怎么做明星”。他是娱乐圈中的“老实人”，常常把自己生活中的一面展示出来：粉丝送的小玩偶，全部整整齐齐地挂在保姆车里；没有隐藏的小红书收藏夹，里面是男士护肤、发型、面膜的帖子。

丁禹兮小时候的最大愿望之一便是在超市做一名理货员，只因喜爱那里播放的背景音乐。不工作的时候，他喜欢逛展摄影，自己会洗胶卷。他喜欢手工，做陶艺，做木质雕刻，喜欢改造表演道具。为了《永夜星河》，他还亲手制作了慕声和凌妙妙的拼豆。触摸生活的质感，这是丁禹兮在戏外一直追求的。

刚入行的时候，丁禹兮有一个的目标——“十年拿影帝”。后来只是当作自己“狂妄”的笑谈了。如今距离“十年之期”只剩三年，大家感觉丁禹兮的畅想也不算是夸夸其谈。希望在“上桌”之后，丁禹兮能遇到足够优秀的剧本和团队吧。